孔子二千四百五十一年
光緒二十六年歲次庚子

正月廿一日

清議報

第三十六册

THE CHINA DISCUSSION

ISSUED THREE TIMES PER MONTH.

No. 253 YOKOHAMA, P. O. Box. 255.

清議報第三十六册目錄

本館在橫濱元居留地二百五十三番

本館論說

呵旁觀者文　任公

汗漫錄　任公

時論彙錄

總論支那立嗣事　錄上海同文滬報

建儲私議　錄上海蘇報稿

中國近事

僞政府立嗣紀聞彙記

嗣統遠因　嗣統近因　京師變耗

京外官民公憤　外人窺伺

地球大事記

英國之陸軍　太平洋海底電線　世界

鐵路之增加　各國鐵路比較

殖民雜俎

檀香山華人被虐慘狀記　旅檀義民來稿

政治小說

經國美談前編

前出使清國大臣日本矢野文雄著

呵旁觀者文

任公

天下最可厭可憎可鄙之人莫過於旁觀者

旁觀者。如立於東岸。觀西岸之火災。而望其紅光以爲樂。如立於此船觀彼船之沈溺。而睹其鳧浴以爲歡。若是者。謂之陰險也不可。謂之狠毒也不可。此種人無以名之。名之曰無血性。嗟乎。血性者人類之所以生世界之所以立也無血性則是無人類無世界也故旁觀者。人類之蟊賊。世界之仇敵也。

人生於天地之間各有責任知責任者大丈夫之始也行責任者大丈夫之終也自放棄其責任則是自放棄其所以爲人之具也是故人也者對於一家而有一家之責任對於一國而有一國之責任對於世界而有世界之責任一家之人各各自放棄其責任則家必落一國之人各各自放棄其責任則國必亡全世界人人各各自放棄其責任則世界必毀旁觀云者放棄責任之謂也、

中國詞章家有警語二句。曰、『濟人利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聖人』。中國尋常人有熟語二句。曰、『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此數語者實旁觀派之經典也。口號也。而此種

經典口號。深入於全國人之腦中。拂之不去。滌之不淨。質而言之。即旁觀二字代表吾全國人之性質也。是即無血性三字爲吾全國人所專有物也。嗚呼。吾爲此懼。

旁觀者。立於客位之意義也。天下事不能有客而無主。譬之一家。大而教訓其子弟。綜核其財產。小而啓閉其門戶。洒掃其庭除。皆主人之事也。主人爲誰。即一家之人是也。一家之人各盡其主人之職。而家以成。若一家之人各自立於客位。父諉之於子。子諉之於父。兄諉之於弟。弟諉之於兄。夫諉之於婦。婦諉之於夫。是之謂無主之家。無主之家。其敗亡可立而待也。惟國亦然。一國之主人爲誰。即一國之人是也。西國之所以强者無他焉。一國之人各盡其主人之職而已。中國則不然。入其國。問其主人爲誰。莫之承也。將謂百姓爲主人歟。百姓曰。此官吏之事也。我何與焉。將謂官吏爲主人歟。官吏曰。我之尸此位也。爲吾威勢耳。爲吾利源耳。其他我何知焉。若是乎一國雖大。竟無一主人也。無主人之國。則奴僕從而弄之。盜賊從而奪之。固宜。詩曰。子有庭內。弗洒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此天理所必至也。於人乎何尤。

夫對於他人之家他人之國而旁觀焉。猶可言也。何也。我固客也。（俠者之義雖對於他家他國亦不當旁觀今姑置勿論）

對於吾家吾國而旁觀焉不可言也何也我固主人也我尙旁觀而更望誰之代吾責也太抵家國之盛衰興亡恆以其家中國中旁觀者之有無多少爲差國人無一旁觀者國雖小而必興國人盡爲旁觀者國雖大而必亡今吾觀中國四萬萬人皆旁觀者也請余不信請徵其流派

一曰渾沌派此派者可謂之無腦筋之動物也彼等不知有所謂世界不知有所謂國不知何者爲可憂不知何者爲可懼質而論之即不知人世間有應做之事也飢而食飽而游困而睡覺而起戶以內即其小天地爭一錢可以隕身命彼等既不知有事何所謂辦與不辦旣不知有國何所謂亡與不亡譬之游魚居將沸之鼎猶誤爲水暖之春江巢燕處半火之堂猶疑爲照屋之出日彼等之生也如以機器製成者能運動而不能知覺其死也如以電氣殛斃者有墮落而不有苦痛蠕蠕然度數十寒暑而已彼等雖爲旁觀者然曾不自知其爲旁觀者吾命之爲旁觀派中之天民四萬萬人中屬於此派者殆不止三萬五千萬人然此又非徒不識字不治生之人而已天下固有不識字不治生之人而不渾沌者亦有號稱能識字能治生之人而實大渾沌者大抵京外大小數十萬之官吏應鄉會歲科試數百萬

之士子滿天下之商人皆於其中十有九屬於此派者

二曰為我派此派者俗語所謂遇雷打尚按住荷包者也事之當辦彼非不知國之將亡彼非不知雖然辦此事而無益於我則我惟旁觀而已亡此國而無損於我則我惟旁觀而已若馮道當五季鼎沸之際朝梁夕晉猶以五朝元老自誇張之洞自言瓜分之後尚不失為小朝廷大臣皆此類也彼等在世界中似是常立於主位而非立於客位者雖然不過以公眾之事業而計其一已之利害若夫公眾之利害則彼始終旁觀者也吾昔見日本報紙中有一段最能摹寫此輩情形者其言曰

吾嘗游遼東半島見其沿道人民察其情態彼等於國家存亡之危機如不自知者彼等之待日本軍隊不見為敵人而見為商店之主顧客彼等心目中不知有遼東半島割歸日本與否之問題惟知有日本銀色與紋銀兌換補水幾何之問題

此實寫出魑魅罔兩之情狀如禹鼎鑄奸矣推為我之敝割數千里之地賠數百兆之款以易其衙門咫尺之地而曾無所顧惜何也吾今者既已六七十矣但求目前數年無事至一瞑之後雖天翻地覆非所問也明知官場積習之當改而必不肯改吾衣領飯碗之所在也

明知學校科舉之當變而不肯變吾子孫出身之所由也此派者以老聃爲先聖以揚朱爲先師一國中無論爲官爲紳爲士爲商其據要津握重權者皆此輩也故此派有左右世界之力量一國聰明才智之士皆走集於其旗下而方在萌芽卵孵之少年子弟轉率倣效之如痳瘋肺病者傳其種於子孫。故遺毒徧於天下此爲旁觀派中之最有覺力者

三曰。嗚呼派何謂嗚呼派。彼輩以咨嗟太息痛哭流涕爲獨一無二之事業者也其面常有憂國之容其口不少哀時之語告以事之當辦彼則曰誠當辦也奈無從辦起何告以國之已危彼則曰誠極危也奈已無可救何再窮詰之彼則曰國運而已天心而已無可奈何四字是其口訣束手待斃一語是其眞傳如見火之起不務撲滅。而太息於火勢之熾炎。如見人之溺。不思拯援。而痛恨於波濤之澎湃。此派者。彼固自謂非旁觀者也然他人之旁觀也以目彼輩之旁觀也以口彼輩非不關心國事然以國事爲詩料非不好言時務然以時務爲談資者也吾人讀波蘭滅亡之記。埃及慘狀之史。何嘗不爲之感歎。然無益于波蘭埃及者、以吾固旁觀也吾人見非律賓與美血戰。何嘗不爲之起敬。然無助于非律賓者。以吾固旁觀也。所謂嗚呼派者。何以異是。此派似無補於世界。亦無害於世界者。雖然。灰國民之志

氣阻將來之進步。其罪實不薄也。此派者一國中號稱名士者皆歸之。

四曰笑罵派。此派者。謂之旁觀者。謂之後觀。以其常立於人之背後。而以冷言熱語批評人者也。彼輩不惟自爲旁觀者。又欲逼人使不得不爲旁觀者。旣罵守舊。亦罵維新。旣罵小人。亦罵君子。對老輩則罵其暮氣已深。對青年則罵其躁進喜事。事之成也。則曰豎子成名。事之敗也。則曰吾早料及。彼輩常自立於無可指摘之地。何也。不辦事故無可指摘。旁觀故無可指摘。已不辦事而立於辦事者之後。引繩批根。以嘲諷掊擊。此最巧黠之術。而使勇者所以短氣。怯者所以灰心也。豈直使人灰心短氣而已。而將成之事。彼輩必以笑罵沮之。已成之事。彼輩能以笑罵敗之。故彼輩者。世界之陰人也。夫排斥人未嘗不可。已有主義欲伸之。而排斥他人之主義。此西國政黨所不諱也。然彼笑罵派果有何主義乎。譬之孤舟遇風于大洋。彼輩罵風罵波罵大洋罵孤舟。乃至徧罵同舟之人。若問此船當以何術可達彼岸乎。彼等瞠然無對也。何也。彼輩藉旁觀以行笑罵。失旁觀之地位。則無笑罵也。

五曰暴棄派。嗚呼派者。以天下爲無可爲之事。暴棄派者。以我爲無可爲之人也。笑罵派者常責人而不責己。暴棄派者常望人而不望己也。彼輩之意。以爲一國四百兆人。其三百九

十九兆九億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中才智不知幾許英傑不知幾許我之一人豈足輕重推此派之極弊必至四百兆人人皆除出自已而以國事望諸其餘之三百九十九兆九億九萬九千九百九十九人統計而互消之則是四百兆人卒至實無一人也夫國事者。國民人人各自有其責任者也愈賢智則其責任愈大即愚不肖亦不過責任稍小而已不能謂之無也他人雖有絕大智慧絕大能力只能盡其本身分內之責任豈能有分毫之代我譬之欲不食而使善飯者爲我代食欲不寢而使善睡者爲我代寢能乎否乎且我雖愚不肖然既爲人矣即爲人類之一分子也既生此國矣即爲國民之一阿屯也我暴棄已之一身猶可言也汚蔑人類之資格減損國民之體面不可言也故暴棄者實人道之罪人也。

六曰。待、時、派。此派者有旁觀之實而不自居其名者也。夫待之云者得不得未可必之詞也吾待至可以辦事之時然後辦之若終無其時則是終不辦也尋常之旁觀則旁觀人事彼輩之旁觀則旁觀天時也且必如何然後爲可以辦事之時。豈有定形哉。辦事者無時而非可辦之時不辦事者無時而非不可辦之時故有志之士惟造時勢而已未聞有待時勢者

也。待時云者。欲覘風潮之所向。而從旁拾其餘利。向於東則隨之而東。向於西則隨之而西。是鄉愿之本色。而旁觀派之最巧者也。

以上六派。吾中國人之性質盡於是矣。其爲派不同。而其爲旁觀者則同。若是乎吾中國四萬萬人果無一非旁觀者也。吾中國雖有四萬萬人果無一主人也。以無一主人之國而立於世界生存競爭最劇最烈萬鬼環瞰百虎眈視之大舞臺。吾不知其如何而可也。六派之中。第一派爲不知責任之人。以下五派爲不行責任之人。知而不行。與不知等耳。且彼不知者猶有冀焉。冀其他日之知而即行也。若知而不行。則是自絕於天地也。故吾責第一派之人猶淺。責以下五派之人最深。

雖然。以陽明學知行合一之說論之。彼知而不行者。終是未知而已。苟知之極明。則行之必極勇。猛虎在於後。雖跛者或能躍數丈之澗。燎火及於鄰。雖弱者或能運千鈞之力。何也。彼確知猛虎大火之一至。而吾之性命必無幸也。夫國亡種滅之慘酷。又豈止猛虎大火而已。吾以爲舉國之旁觀者。直未知之耳。或知其一二而未知其究竟耳。若眞知之。若究竟知之。吾意雖箝其手緘其口。猶不能使之默然而息。塊然而坐也。安有悠悠日月。歌舞太平如此

江山坐付他族袖手而作壁上之觀面縛以待死期之至如今日者耶嗟乎。今之擁高位秩厚祿與夫號稱先達名士有聞於時者皆一國中過去之人也如已退院之僧如已閉房之婦彼自顧此身之寄居此世界不知尙有幾年故其於國也有過客之觀其苟且以媮逸樂袖手以終餘年固無足怪焉若我輩靑年正一國將來之主人也與此國爲緣之日正長前途茫茫未知所屆國之興也我輩實躬享其榮國之亡也我輩實親嘗其慘欲避無可避欲逃無可逃其榮也非他人之所得攘其慘也非他人之所得代言念及此夫甯可旁觀耶夫甯可旁觀耶吾豈好爲深文刻薄之言以罵盡天下哉毋亦發於不忍旁觀區區之苦心不得不大聲疾呼以爲我同胞四萬萬人告也

旁觀之反對。曰。任。孔子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任之謂也。

汗漫錄　接前冊　　任公

二十七日。三日來風雖稍息。然舟尚甚簸。日往船樓望海。吸新空氣。神氣殊旺。詩興既發。每日輒思爲之。至此日共成三十餘首。余生平愛根最。盛。嗜欲最。多。每一有所。染。輒沈溺。之。無論美事惡事。皆。然。此余受性最短處。也。即如詩、之爲、道。於性最、不、近。生平未嘗一染。然數日來忽醉夢於其、中、廢百事以、爲、之。自觀殊覺、可、笑、也。亦猶飲儀狄之酒而甘之。遂疏儀狄。吾於今乃始知鸚鵡名士之興。趣。不及今懸崖勒。馬。恐遂墮入彼綦中。矣。乃發願戒詩。并錄其數日來所作者爲息壤焉。

壯別二十六首

首塗前五日。柏原東畝餞之於箱根之環翠樓。酒次出綈紙索書。爲書壯哉此別四字。且係以小詩一首。即此篇第一章是也。舟中十日。了無一事。忽發異興。纍纍成數十章。因最錄其同體者。題曰壯別。得若干首。

丈。夫。有。壯。別。不。作。兒。女。顏。風。塵。孤。劍。在。湖。海。一。身。畢。天。下。正。多。事。年。華。殊。未。闌。高。樓。一。揮。手。來。去。我。何。難。

丈夫有壯別。無如遠從軍。手激天河水。淸夷五濁塵。蟄靈待雷雨。身世入風雲。今我胡爲者。蟲魚泮古文。

丈夫有壯別。仗劍行復仇。一卮酹易水。如聞風蕭蕭。今我其蹉跎。墓草宿已凋。中夜栗然起。胥江號怒潮。

丈夫有壯別。無如汗漫游。天驕長政國 日本昔有山田長政者流寓暹羅後竟執其政 蠻長閣龍洲 哥倫布日本人譯之爲閣龍 文物供新眼。共和感遠猷。橫行天地闊。且莫賦登樓。

相送復相送。羣賢返自崑。䮾歌猶上下。鴻爪已東西。波路空遙隔。樓臺望轉迷。齊州烟九點。回首渺予懷。 別送別者一首○兩邦志士送之於東京車站及橫濱海岸者百餘人送之於舟中者十餘人

莫道無家別。幷州是故鄉。思潮三派壯。 日本明治間新思潮有三派一英國之功利主義二法國之共和主義三德國之國家主義 民氣百年強。

國士皆知我。江山似舊行。去齊濡滯意。惶恐謝君王。 別日本東京一首

東海數健者。何人似乃公。劫餘小天地。淘盡幾英雄。聞鼓思飛將。看雲感臥龍。行行一膜拜。熱淚灑秋風。 別西鄉隆盛銅像一首○像在上野公園吾於行之前一日獨詣其下頂禮而去

醞地不易得。逝水何時休。偷度百忙裏。來爲竟日游。雲霓遲下界。風雨別高樓。芳草雖云

好王孫未敢留。別環翠樓一首○樓在箱根塔之澤風景佳絕去年曾侍南海先生一游此

罪屈家爲累。恩深報苦遲。十年慚虎變。兩月補烏私。爲懍懸弧訓。更勞陟岵思。牽衣日追從最憶是兒時。呈別家大人一首○余十年以來浪游中原侍養久缺去年之變累及家屬遯跡澳門今年九月家大人東來撫視余居兩月復拜別

狂簡今猶昔。裁成意若何。轍環人事痒。棒喝佛恩多。翼翼酬衣帶。冥冥愼網羅。圖南近消息。爲我託微波。寄別南海先生一首○先生東還時在橫濱爲半日談今在香港且將有南洋之行

第一快心事。東來識此雄。學空秦火後。伯有自述昔日讀書自言其所學淵源一功就楚歌中。伯一生立於逆境作事皆遇反對每挫敗而氣轉壯卒底於成余最服之大陸成爭鹿。滄瀛蟄老龍。牛刀勿小試。留我借東風。別大隈伯一首

汨汨口懸河。棱棱目如電。重圍獨往來。六合任舒卷。血淚熱在腔。肝胆瀝相見。咄哉此爲誰。毅也字子遠。別犬養木堂二首

羣公皆好我。愛我莫如君。責善情彌苦。參謀道益親。何心戀戀觸。努力造風雲。無限分攜感。英雄髀肉新。木堂語余云日本今無事可做惟將投身於亞洲大陸耳

我昔靈山會。與君爲弟兄。千刧不相遇。一見若爲情。許國同憂樂。論交託死生。如何別容易。無語只惺惺。別柏原東畝一首余與東畝爲兄弟之交

赫赫皇華記淒淒去國吟出匡恩未報贈縞愛何深重話艱難業商量得失林雙身浮海志使我憶松陰

別伊藤侯一首○余去年出險之役及今次遠遊之費皆伊藤侯之賜侯臨別慇懃有所贈且舉吉田松陰蹈海事及己前者游學時艱辛之狀以相告

文明發商界歐米昔其鄉徐福三千壯橫濱中國居留人數不及三千田橫五百強自由成具體以太感重洋努力宗邦事蓬萊日月長

別橫濱諸同志一首

廣廈豁材衆羣賢集此堂精心探太理分業務尋長團體相親下機緣事擴張英辭文字累綿藴費思量

別東京留學諸友及門人三首

孕育今世紀論功誰蕭何華華盛頓拿拿坡侖總餘子盧盧梭孟孟的斯鳩實先河赤手鑄新腦雷音殄古魔吾儕不努力負此國民多

我性有奇癖貪癡似蠹魚恨爲衆生累不讀十年書浮海知何補藏山願已虛勸君好愛惜難得是居諸

患難相從我恩情骨肉親變名憐瑪志瑪志尼者意大利三傑之一二十年流亡於外屢變其名亡耶想藤寅吉田松陰又名藤寅早年因與同志結漫游逃亡其鄉被削籍姚我之恆德半途又離羣丈夫各獨立毋爲吾苦辛

再示諸門人一首○諸子相從多逃家艱辛而來今皆自隱其名於余之行也咸有戀戀不舍之色以此慰之

一身常自主四海等無家合併聯相慰分攜亦自佳圍爐談意氣對鏡歎年華匹馬忽飛去黃塵帽影斜 別內一首○丙子隨侍家大人來省覲相居月餘復別去

公當從此逝我亦恥懷居勞燕分參辰魚龍待簡書發機當起陸贊晦且懸車珍重再相見頭顱百戰餘 別同別者二首

機會滿天下責任在茲公塗炭常無極精神自可通推心下豪傑捷足馭梟雄某甲雖無似羸糧或許從

亦有英雄淚不向離別揩蒼黎哀水火社稷慘戎衣恩怨何時報康同與願違勞勞精衛志填臆湧如潮

極目覽八荒淋漓幾戰場虎皮蒙鬼蜮龍血混玄黃世紀開新幕 此詩成於西歷一千八百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去二十世紀僅三日矣 風潮集遠洋 泰西人呼太平洋爲遠洋作者今日所居之舟舟日所在之洋即二十世紀第一大戰場也 欲閑閑未得橫槊數興亡

詩思惟憂國鄉心不到家山河水漂絮身世浪淘沙浩蕩天風遠侵馳白日斜驚心自顧影何處不天涯

奉酬星洲寓公見懷一首次原韻

菲菲歐風捲雨棱棱俠魄裹儒魂田橫踏逝心逾壯溫雪神交道已存（吾與寓公交一年尚未識面）詩界有權行棒喝中原無地著管寧（寓公有風月琴樽圖爲一孤舟並先澤浮海之志也）橫流滄海非難渡欲向文殊叩法門

再感四首寄星洲寓公仍用前韻

青史古多不中修門有未招魂西風易送殘年盡（隱語）東市難爲直道存王氣欲沈山鬼嘯女權無限井蛙尊滬瀆一掬維新淚愁向斜陽望國門

雞鬥猾獪仇人演（天演學者泰西最近學派也此名侯官嚴氏定之）欲遣巫陽招國魂醫未成名肱已折法無可說舌猶存（華嚴經云明知法無可說而常樂說法浮以此二語目名其論學之上）玄黃血裏養牛土魑魅峯頭不動尊更有麟兮感遲暮與君和淚拜端門

萬千心事憑誰訴訴向同胞未死魂孱弱媚強天夢夢自由平等性存存每驚國恥何時雪要識民權不自尊乾有亢龍坤有戰繫辭吾契易之門（乾上九之龍、即坤上六之龍也、坤本無龍象、因乾之亢、故不得不戰、既戰而天地相交、羣龍无首、一切衆生、皆有乾德、所謂人人有自主之權也、故曰、乾元用九、天下治也、此大易之微言、吾夙受持之、）

欲教一國培元氣要使人人解重魂佛即衆生因不昧相還四大我何存君今避地爲蠻

長我勸隨緣禮世尊且學度他且自度大同界即大乘門。

二十八日。風復大作。船頭之桅為折。晝然電燈者又兩日。浪浸灌船中。水深數寸。船主自言航太平洋數十年。未見有遇風亘九日之久如此次者也。余既戒為詩。乃日以讀書消遣。讀德富蘇峯所著將來之日本及國民叢書數種。德富氏為日本三大新聞主筆之一。其文雄放雋快。善以歐西文思入日本文。實為文界開一別生面者。余甚愛之。中國若有文界革命。當亦不可不起點於是也。蘇峯在日本鼓吹平民主義。甚有功。又不僅以文豪者。

三十日。風已盡息。海平如鏡。時已入熱帶界線。天氣炎燠。如廣東七八月之交。余在東京首塗前一日。雨雪尺許。滊車中御重裘猶凛慄。海行十日。間日輒易服。至是御單袷矣。

三十一日。舟抵檀香山。午後兩點登岸。此行在舟中。余以不解英語之故。頗為寂寥。幸有耶蘇教士二人。久在甘肅傳教者。善操北語。日夕相談。且屢為余迻譯。余甚感之。船主英人。溫厚懃懇。善人也。船員前島彌君。乃前島密之子。途中為余照料一切。殷勤備至。同舟有德國將官一人。曾在膠州兩年者。其餘白人尚五六人。日本人四五人。舟將及岸。忽聞島中新有黑死疫病。經過之客。不許登岸。而埠中華人不許越雷池一步。余之登岸也。埠中同志無知

者。一人獨行。言語不通。甚苦之。於是投亞靈頓客寓中暫居。是日即往見日本領事齋藤君。適外出未得見。見副領事田中君而歸。夕間同志已聞余之來。其不在禁限內者有數人來談。

（下期續印）

時論彙錄

總論支那立嗣事　　錄上海同文滬報

支那自前歲政變以來。廢立之謠。月凡數至。通國人心皇皇。不知所措。延至去歲。風聲稍平。漸覺安靖。通國之人。咸私相慶幸。以爲可以無事矣。迨去臘二十四日。忽有爲穆宗毅皇帝立嗣之諭　廢立之謠。頓復遙起。光緒帝位。岌岌可慮。誠不啻青天無雲。陡起霹靂。人咸莫測其原因之所自出。抑知其實根於前年。一年餘中。其消息未嘗間斷。固猶一一可徵也。何以言之。前歲八月變後。頑固不逞之臣。搆煽於兩宮。廢立之事。即已將成。特以其爲非常之舉。故頗復慎重。不敢驟發。其遲之又久者。非遂置之。亦姑徐徐云耳。而未嘗一日忘也。按中國皇上及旬整萬壽一切慶典。向例當於前一年正月即下諭禮部查奏。今年爲光緒帝三旬萬壽。而去歲正月。不聞飭部查奏。非忽畧也。而人皆不知措意。剛毅南下以籌款練兵爲名。人亦皆以籌欵練兵目之。練兵一事。始欲屬之蘇元春。今又聞欲屬之陳澤霖。朝廷藉口於防外患。人亦遂以防外患測之。迨重提康梁舊事。懸賞購殺。人皆以爲清議報之所致。傳聞拿辦翁師傅。人

皆以爲即爲康梁之故。調劉峴帥入京陛見。人又以爲將內用也。迭諭內外各大臣敵愾同仇。力主戰局。不可存和字於胸中。且有苟迫我以必不可從。亦惟有出於一戰等語。人又以爲爲意大利而發也。由今觀之。不飭慶典者。早已存廢立之心。而謂可必不使有今年也。其遣剛毅南下者。聞實使之暗察各省官與民情之向背也。其惟及江南廣東者。則以峴帥志正。夙稱歸心光緒帝。嘗諫阻廢立之議。而廣東人心素固。南洋各島。又屢有電致總署懇請代奏恭賀萬壽。力請親政也。其欲另派南洋練兵大臣者。欲使收南方大柄。坐鎮長江。與北軍遙爲聲援也。其重提康梁舊事者。蓋以謂事機已迫。特示天下以不忘。而將於此發其端也。其欲拿辦翁者。猶此意也。其主戰之諭。所謂迫以必不可從者。陰指此事。蓋恐各國臨時出爲干預。諸多不便。而預以此言明示天下。使早定宗旨。庶有把握也。其調劉者。恐其仍復諫阻。而先奪之權也。練兵大臣雖未定。兵雖未練。顧劉已去位。無復可慮也。至於廣東即用李傅相以鎮撫之。故於劉則促其卸任。而李既奉命。即日就道。急急蒞粵。若預有所聞。刻不容緩者。迨劉既卸任。李既蒞粵。去臘二十四以後。遂下此種種諭旨。爲非常之舉動。其首

尾一綫。其可見也。特以前諭旨稱病立嗣。命百官遞如意。穿吉服。命光緒帝於甯壽宮行禮。而別命新立之大阿哥。率百官於皇極殿內外行禮。已若必退光緒帝。而大阿哥且有後命者然。故外間傳聞。有謂已定今年改元爲寶慶者。乃至二十九日。又忽下爲光緒帝查壽辰典禮之懿旨。翌日復下無庸舉行一切典禮之上諭。而惟諭舉恩科。令百官穿吉服一月。而不准奏請祝嘏。元旦日又大賞王公大臣及宗室諸人壽辰慶典。前雖有無庸舉行之諭。而實不啻其舉行焉。顧此忽厚忽薄。忽起忽止。人咸疑其數日之間。何不類如是。不知實因二十四以後。前數道諭旨既迭下。各省官吏紳民。忠憤勃發。紛紛電阻。西太后見之。不能無慮。而因以幡然省悟。收回成命。與光緒帝復爲母子如初。而特以查辦萬壽之旨。使天下之人。知皇上尚在。而因以安忠憤之心也。而各省臣民之毅然出此。而不復顧慮者。則以光緒帝即位以來。從無失德。前年政變以後。尤爲人心所歸。故一聞種種諭旨。其忠憤即不可遏。可知變法維新。乃天下之公理。有國家之任者。其急圖之哉。

建儲私議　　錄上海蘇報稿

有衣冠而造予者。卒然問曰。自　毅皇帝殯天。天下臣民哀痛感慕。咸以無嗣爲　毅皇帝悲。吳柳堂侍讀以尸諫。請爲　毅皇帝立嗣。皇太后讀其摺爲動容。由是光緒五年　毅宗山陵奉安遂有俟　今上生子上繼　毅皇帝統緒之旨。今　皇上御統二十有六年。尙無子嗣。自前歲八月以後。奉有延醫上諭。謂　皇上有疾。至今　聖躬未聞弗藥。　皇太后訓政已一年餘矣。天下臣民咸戁然憂之。慮　皇上疾久勿豫。則天子以四海爲重。古者君有疾不能臨朝。夙有建儲監國之例。今由　皇太后垂簾者。十七閱月。　皇太后春秋已高。早歷憂亂。正宜頤養深宮。不問天下事。而垂以　皇上。故復攬庶政。天下臣民因以皇皇不安。無不日夜北望。期　皇上親政。以節　皇太后勞。而去年八月間奉上諭言　皇上病仍未減。則以天下方多憂患。強鄰方眈眈窺伺。豈可常以此縈我　皇太后慮。然則光緒初年。既有　皇上生子爲　毅皇帝嗣之旨。今即據此選宗室親賢。入嗣　毅皇帝統。以符舊制。以合古者太子監國之例。何不可者。乃去歲十二月二十四五日間。奉有建嗣諭旨。而天下人心洶洶。若多以此舉爲不然者。且有因是疑　皇上之不測者何也。豈爲　毅皇帝立嗣之說。始是而終非耶。竊

有所不能解也答之曰否否不然天下之繼論統不論嗣論嗣者乃一時哀痛　先皇帝之
意也果其有嗣而賢則論世繼立爲分位所定若其無嗣則惟有選宗室親賢入承大統古
有兄終而弟及者有弟終而兄繼者有姪終而叔繼者旣繼其統則世序相及與父子無異
今上旣嗣立斷無更有爲　毅皇帝立嗣之理天下者　祖　宗之天下非　毅皇帝一
人之天下也天下而毅皇帝所可私也則當爲立嗣不能絕其緒天下而爲　祖宗之公器
也則　今上旣立卽由　今上繼　祖　宗之天下不得更以私　毅皇帝也吳柳堂之摺
乃亂天下者也迹其感恩誓死之心乃　毅皇帝私臣非　大清　祖　宗天下之大臣也
然則當時何以勉強依廻其議而無有以此駁斥之者則以其所言係俟　今上有嗣始爲
毅皇帝嗣也非謂　今上至某某歲無嗣則當另選宗支入承　毅皇帝統而　今上當
退讓也當時之臣皆於　毅皇帝之崩有餘哀餘痛故此說易入而遂不復爲後日計然一
言之失已足爲國家致亂之原吳柳堂但爲　毅皇帝計而不爲天下計當時大臣亦祗爲
毅皇帝計而不爲後日足以致亂計故曰皆失也
蓋嗣立之事最爲國家大計治亂安危之所由自古以建立不定致啓爭端國家喪亂隨之

者。何可勝數。社　稷　宗廟者。天下之重器。一爲之主則天下之臣民瞻之。中外之耳目屬之。縱或不賢。猶不可輕於更置。謂是乃天下根本所繫。一搖動則天下必有藉爲口實以生變者。況其聖明爲萬民所感慕而歸心者也。傳曰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偶。此言佚國之主。猶不可輕動。況　今上爲天下之主。中外之所推重耶。於　穀皇帝賓天與　今上嗣立時。果其不當也則宜審愼於始諸大臣以死力爭可也至爭之不得而　今上已以愛見立則又當爲天下安危計不宜更有餘議至爲後日亂本何則　今上既嗣位則已爲天下之主也以天下之主奈何其位猶若暫攝不使自有其子即無今日之變亦伏異日之釁有識者雖不能料媒孽之端。由此而入。然就事論事早決吳柳堂之摺足以亂天下矣當時諸大臣無深識遠見。附和以成其說。嗟乎。誰爲厲堦。至今爲梗。不能不爲之太息痛恨也。今　皇上臨御已二十有六年。天下臣民無不嚮慕。無不愛戴。自戊戌八月政變無日不翹首北望。期　皇上之復權。讀徵醫之詔。則燬然以憂。讀遺醫之諭。則皇然以疑。天下方日以我　皇上爲念。而驟有往歲十二月二十四日建儲　諭旨。則天下人心。安有不徬徨瞻顧。憂思涕泣。而不可止者乎。夫考　祖　宗成法本無預行立嗣之例今以　皇上之病爲　皇上選

擇宗親建立儲子已爲違背　祖　宗舊制況更爲　毅皇帝立嗣此又何說乎即曰光緒五年已有此議。然此言亦爲　皇上有嗣以後而發非言　皇上無子則必另選爲　毅皇帝嗣以延　毅皇帝緒也且　皇上春秋方富又安知其必無嗣育乎設有嗣育將置今日所立者於何地乎推而言之。毅皇帝既有嗣則應嗣　毅皇帝之統　今上擁虛位以立於羣臣之上。臨御二十六年爲天下所愛戴而忽成爲綴旒爲閏位嗚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然則　朝廷大臣竟無一言爭之者何也。曰今日內外諸臣。其不附此議者已不可多見矣。　朝廷方欲藉以安戢天下曰。吾不過爲　毅皇帝立嗣。以苻舊議。於　皇上無預也。則彼亦曰。此舉乃爲　毅皇帝立嗣。以苻舊議。於　今上無預也。可以保我祿位。全我妻子。則皆可晏然聽之。於　皇上安危。曷嘗繫之於心哉。此吾所以追咎吳柳堂而不能不詬爲亂首也。

書何可勝數。定 殘 宗屬者天下之重必一篇之主則天下之臣民疆之中外之耳目屬之綱維不質齊不可廢於置體是以天下以本所系。一治動則天下必有藉為口實以生變者況其附則為良民所貢奉而屬心者也[illegible]其生事作而不定。不斷其根其有作亂之者。亦可勝數況今上為天下之主中外之所推服其貢賦[illegible]今上嗣立[illegible]

僞政府立嗣紀聞彙記

嗣統遠因

同治十三年。穆宗毅皇帝忽告病崩。以無嗣議立今上。當時內外大小臣工頗有非之者。蓋今上與穆宗本兄弟行。迂儒處此。爲一姓計昭穆。必欲求其世次相當。故深以爲不便也。然而今上卒以得立者。因當時兩宮雖並立。而西后威權獨盛。穆宗又爲其所自出。且[illegible]外國有干預之事。故廷臣中亦付之爲彼之家事。而不敢發一言。洎乎光緒之初。尙書廣安請鑄鐵券。侍御吳可讀以屍諫。均請預定將來大統之歸。然其時今上已立數歲。本無可言。而大小臣工。亦爲結合西后歡心起見。遂祗援同治十三年閏十二月初五懿旨。謂俟今上生有皇子。即入繼穆宗爲嗣。是說也。自臣下言之。無非以怙寵之私作模棱之語。自西后行之。徒見自恣威福。繫弄天下耳。何也。大統者。乃天下之公器也。欲爲天下得人而治之。則昔日確見夫今上天縱奇姿。可與大有爲。於天下取而立之。宜也。然而禮以義起。非奸人可借以徒弄威柄也。廣安可讀。愚妄過慮。言之不祥。死失其所。原不俟禍

發今郭而始有以知其非矣春秋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言弟可爲兄後也弟可爲兄後安在不可以繼其統此 今上可繼 穆宗而無容別爲立嗣之證一也諸侯有臣其父兄之禮而天子可知所謂臣子一例故閔弟僖兄僖可繼閔而即位此 今上可繼 穆宗而無容別爲立嗣之證二也嗚呼有此二義而不早發之遂令逆后賊臣得由是而奪我 聖主流禍天下果孰貽之咎耶

嗣統近因

今上聰明神武日以保國保民爲念不忍坐視割 祖宗之地棄有用之民常欲勵精圖治無如西后日耽淫樂祗知保守頤和咫尺之地與二三宦寺之臣其他非所計也故 皇上欲有所興革彼必阻抑之一切用人行政之權皆奪而勿與其有忠于 皇上願爲 皇上羽翼者彼必務翦除之一見于逐安維竣再見于汪鳴鑾長麟文廷式志銳翁師傅等是也 皇上必以興國安民爲心西后必以淫佚恣睢爲務其以 皇上爲不便於巳而必欲廢之也久矣 皇上知之不甘就此泯滅故常諭譚嗣同等曰難獨令天下後世罵我爲昏君耶觀此一言而知戊戌百日維新 皇上有大不忍於天下之 聖意也然而西后賊臣之

忌愈甚。九月天津閱兵廢立之舉。且不及待。而八月六日幽囚之禍旋作矣。或曰西后之欲行廢立。何不早圖。而必有待於去歲之臘始定議乎。荅之曰不然也。戊戌八月以後。康梁去國。外兵入京。投鼠而忌器耳。載越一年。所練之五軍漸就。加以剛毅南下至廣東。民間猶以新恩徧布舊澤壼逢之萬名傘相贈以爲天下人固如是之易欺也於是初欲由粵至閩至川搜括淨盡然後歸京享之者至此亦不及待即日北旋欲實行篡廢之事矣無何九十月之交。海外忠民紛紛電請歸政。逆燄稍息。而仇視　皇上之心。未嘗稍替也。至十二月廿四日之僞諭復出。而隱謀畢露其蘊矣。嗚呼。驪姬一謀而三君死之自古婦寺奸人之弄柄一舉手間皆足令人寒心也我國民有以討賊救國爲心者乎盍歸乎來

京師變耗

十二月廿四日奉　硃諭朕以沖齡入繼大統仰承　皇太后垂簾聽政殷勤教育鉅細無遺迨親政後復際時艱亟思振奮圖治敬報　慈恩即以仰副　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乃自上年以來氣體違和庶政殷煩時虞叢脞惟念　宗社至重是以籲懇　皇太后訓政一年有餘朕躬總未康復　郊壇　宗社諸大祀弗克親行値玆時事艱難仰見

深宮宵旰憂勞不遑暇逸撫躬循省寢饋難安敬念 祖宗締造之艱深恐弗克負荷且追維入繼之初恭奉 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卽承繼 穆宗毅皇帝爲嗣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乃朕痼疾在躬艱於誕育以致 穆宗毅皇帝嗣續無人統系所關至爲重大憂思及此無地自容諸病何能望愈用是叩懇 聖慈於近支宗室中愼簡元良爲 穆宗毅皇帝立嗣以爲將來大統之歸再四懇求始蒙俯允以多羅端郡王載漪之子溥儁承繼爲 穆宗毅皇帝之子欽承 懿旨感幸莫名謹當仰遵 慈訓封載漪之子溥儁爲皇子以綿統緒將此統諭知之欽此

自此僞諭下後。京師內外震動。人心洶洶。如赤子之失其慈父。蓋以我 皇上爲四萬萬人變法而被幽被廢。 皇上一廢。則四萬萬人爲奴爲隸之慘。行將見矣。今謹將半月來中西各報所傳種種變耗輯譯如下。

上海捷報云。近日連接京電。雖皆用中國 皇上之名。而其實皆出自 皇太后。故今日聞此信息。不第中國人心全注於北京。卽我歐洲各國人心。亦莫不舍南非洲英杜之戰。而全注於北京。我等雖未知中國各省人民見此諭旨時若何情形。卽以本埠人心而論。則莫不憂憤感歎。義形於色。蓋今日中國 皇帝忽然退位之故。非特爲淸朝所未

有。即中國及我歐西數千年來。亦從不聞有明聖如　皇上而忽然退位者。此次建儲之事。斷非中國　皇上之意。實皆出於仇視　皇上之人。聳動太后所爲。查清朝本無預立太子之例。上諭言係　皇上懇請西太后所爲。我謂　皇上必不肯出此。故選擇嗣子亦由西太后作主。又本館於已見各諭旨外。尙得一極長上諭。此諭約有千餘字。而本館所得不及其半。中有將各大臣革職之事。榮祿亦在其內。此諭頗不能明其意。所革職諸人。亦未言其所以然。據本館削得北京電。當會議時。大臣中多有不願者。惟慶親王及剛毅與西太后意合。榮祿則極言其不可。恐中國民心不服。各國且將出而干預。必有乘機與我中國爲難者。西太后甚怒。故榮祿亦得革職處分。又本館前曾得北京信息。言剛毅入京呈西太后一手摺。開列各省督撫從違之意。幷極言惟劉坤一最與　皇上意合。故此次先將劉制軍開缺。又聞北京各國公使多於此事未能竭力干預。我謂就現在情形。各國斷不容坐視。可以公同詰責中國政府。使仍請　皇上復位。蓋中國　皇上。乃一極聖明極能自强之人。前歲維新。待我各國甚好。我各國君主。亦極看重　皇上。不意今日竟有此變。不知竟置　皇上於何地。外間傳說多有不忍言者。又前湖北來一異人。本館得湖北教士來書。言此事寔有可疑。現滿人在彼者甚多。外

間多有疑爲非常人者。竊以爲英美日三國均有保護中國之心。就現在而論。可以極力保護　皇上者。日本爲最近。日與中國有同洲之誼。前曾保朝鮮爲自主。若此次出而保護中國　皇上。則較朝鮮爲尤得美名。惟望日本政府切勿遲疑耳。

字林西報云。昨日本埠官塲傳言得北京信息。言西后有密旨與榮中堂。幷不願與聞廢立事之各大員云。若彼等不知早自告退。則須明降諭旨。一一黜革拿辦。又曰前榮中堂與李連英因議不合。致有相毆之事。西后尤不悅榮中堂云。又本埠有一已告退之中國某大員。昨晚得接北京一極長電。中有一節言此次西后敢公然行此廢立之事者。皆因英國有非洲戰事。又見前歲八月之變。英未干預。故西后心腹慶王剛毅二人。力勸西后行此。幷言我二人能與俄法兩公使商議。令電致本國政府。不出而干預我事。西后允之。後慶剛兩人。即日與俄法兩公使密議。日前乃得其兩國政府電允不干預。故西后決計行此。當二人奏覆時。西后喜甚。惟言恐英人尙須干預我事。慶王曰英人甚愚。不知順逆。彼國有事。尙何敢預我事。現在我等已預備。可以不怕。現在英國非比前時矣。西后乃益喜。因曰既如此。則汝等可速爲之。此前日所以有此等諭旨也。西

太后與慶王定議。無論何人有力阻此議者。非誅戮即黜逐。斷不爲動云。○又云當降諭時端王頗不願選其子爲　穀皇帝嗣。言此事甚不妥。恐天下必有變動。將來非第不能成事。必致受害。甚爲惴惴云。

蘇報云。昨本埠西商得西友密電言西后本决意明正改元。且行讓位禮。二十五日。已飭禮部檢查乾隆六十年嘉慶元年舊案。後聞係剛毅密奏。恐舉辦太驟。天下猝然不服。致生變故。不如暫仍其舊。以觀人心何如。西后然之。已飭禮部暫停查辦矣。又得京友密函言近日奉西后密旨。飭查光緒五年吳可讀舊案。聞已將吳可讀原摺檢查呈進。恐日內將有廢立變故。按往歲八月政變後。西后即有飭令檢查吳可讀舊案之諭。後漸無所聞。盖當時即擬借吳摺爲口實。以行其廢立之私。旋以重臣力阻。遂緩舉辦。是南洋一電之力所關甚重也。後復毅然密謀。次第佈置。不復關白外臣。吳摺檢出即借作鐵案。竟有二十四之變。遂令吳可讀爲廢立罪人魁首。○又得西友密電。言滿漢大臣中。有不願預聞此議者。○又有漢大臣某某阻此議者。西后怒甚。不久必有上諭黜革嚴辦。○又北京友密函。言宮庭早有密議非常之事。李傅相督兩粵之有命也。以南洋商民多愛戴　皇上。恐他日有變故。傳相自請行鎮撫之也。觀傳

相此次粵東之行甚爲匆忙。恰好傅相接印。劉坤一解任。而大變遽作。傅相實不得諉爲不知矣。○又西電傳言此次　皇上得以暫緩讓位者。榮祿諫阻之力居多。聞西后雖愈允。而心頗不悅。已有削奪榮祿兵權之諭。榮祿可謂工於趨避矣。○又西電西后恐元旦朝賀。小臣中紛紛有所諫諍。即預飭各大臣若各該屬員有播謠傳。不知國體。妄行瀆奏者。惟該大臣是問。故於除夕前六部堂官等。即預飭各屬員。有不准多事之諭。昨又聞北京政府電致鄂督。使其自請陛見。頃又得確信。知係易實甫觀察順鼎召見時。力陳張之洞宜令入贊樞密云。

京外官民公憤

近日各省各埠官紳士民。自見冊立僞嗣之諭。無不大義激發。如天津杭州武昌等地士民。均有申稟該管督撫轅求代轉奏諫阻者。金山新加坡新金山雪梨檀香山非律賓各埠。均曾于臘杪電致總署。新加坡并電致英日美三國駐京公使。懇其代勸西后保全　上位。且電往英倫外務懇其决行轉電北京力爲阻止。如此庶足以寒奸人之胆。而保全　聖上也。至廣滬各省紳商湖南陳範等教民葉志芳等浙江經元善等聯鞏具稟總署或傳檄各省者日有數起。茲先將上海電報局總辦知府經元善等一千二百

三十一人連名上總署禀詞錄左。

總署王爺中堂大人鈞鑒。昨日卑局奉到二十四日電旨滬上人心沸騰。探聞各國有調兵干預之說。務求王爺中堂大人公忠體國。奏請 皇上力疾臨御。勿存退位之思。上以慰 皇太后之憂勤。下以弭中外之反側。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卑府經元善暨寓滬各省紳商士民葉瀚張通典王季烈賀良樸歐陽柱戈忠袁純熙邱震湯鞠榮王文濡嚴大經施錫圭馬裕藻金興祥俞鏡澂許家惺黃受謙章炳麟汪貽年祝秉綱丁惠康吳濤王宏綱萬鵬程沈克誠鄭慧江黃孔光李嶽蘅傅玉瑨楊槩莊濬孫陳嶷張通煜沈明翰沈士孫唐才常沈兆禕歐陽弁元陳浩祝海王慶長陸浩周藻張棟魏樹春羅以孝經亨顧馮錦德曹伯藩經亨沐等一千二百三十一人合詞電禀。

昨得南京友人寄函言劉峴帥奉電諭憂憤異常。其親戚家屬。勸峴帥就此請病返里。置國事不問。峴帥默然不言。又聞其不日即來滬乘輪至秦皇島轉附火車至京死諫立嗣之事云。○又據友人自南京來云南洋各軍聞有廢立之事。多紛紛求見峴帥。自告奮勇。并求峴帥決計。○又得武昌來電言此次自奉立嗣諭旨張制軍與于中丞意見頗不洽。緣于要力爭而張不從。蓋帝黨賊黨所由分也。

外人窺伺

上海捷報述俄人已於中國東三省地方。調集陸軍四萬人。如北京一有警信。卽飛馳入關。干預中國內政。並聞俄人之意。擬將渠派駐朝鮮某使臣。令中國用爲海關總稅務司。以代英人赫德之職。又日本駐北京欽使得本國來電。令其盡力阻止此事。故日本欽差已面告總理衙門王大臣。言若西后事在必行。則該國定出干預。萬不令爲所欲爲。○又電英公使竇納樂君。於此次廢立之事。不甚措意。英人之關心中國時局者。無不以此責議竇公使。竇公使迫於衆議。已電達其本國政府請示辦理。○又電日本公使決意干預此事。○又西太后已先飭總署密飭車站不准載西兵入京。惟傳聞各公使不調兵入京之說。尙未允許。俄公使已決意調兵。日兵亦將不日進京。奥公使已奉奥京維也納政府之電。決意干預。又北京電傳聞各公使擬決意請 皇上覲見。惟英公使頗觀望。英人於英公使皆嘖有煩言。英人在倫敦者。聞十二月二十四日之事。頗爲震動。其意深恐俄國於非洲戰務未畢之時。藉此干預亞洲大局。現在各議員均謂宜速了非洲之役。趕緊經營亞洲。蓋經此虛驚。尤不敢視爲緩圖。萬一俄國鐵路造竣。英國國家無事則已。畧有牽綴。俄卽啓釁也。

第二 英國之陸軍

英之出兵于杜蘭斯哇。頗負果敢之心。而卒難以制勝。說者動曰。英國陸軍宿持舊習。一旦有事。勢所不能者。議論沸騰。謂其速當更變。噫。是不然。英國陸軍者。出數千里以外之異域。亘數月而不稍倦。性質如此。烏得專罪。蓋亦有故矣。請論之。

意國之與德奧聯盟約以當俄法也。雖張海軍。而張陸軍爲多。兵役近三十萬。加以豫備兵民兵及沙魯唯尼亞隊。殆越百萬。儼然强且壯矣。而卒戰敗于亞比仙尼亞。堂堂法國。拔山倒海。爭雄世界之拿坡崙一世。伐意伐德伐奧伐西。如疾風之掃落葉。似雄矣。及其伐俄。一戰而敗。所攜四十萬兵。僅還三萬。身幾不免。然則謂其兵士之拙乎。非也。地勢之拙也。觀于近海殖民地而可知。近海殖民地者。如加拿大如印度如墨西哥。以士兵敗强國兵之事。時常有之。不足怪也。何得以利鈍擬之。若以利鈍。則德國以强兵鳴。未見其戰勝于域外。亦大異事矣。是故英之二百五十萬之精兵出南阿。未克一旦奏厥成功。不得專罪陸軍也。

且日本之征中國。戰必勝。攻必取。如入無人之境。似乎陸軍之强矣。及其掃蕩臺灣。以第一精練之近衛兵隊平定之。屢屢苦于土匪。又似乎陸軍之弱。今者英國與杜國之相隔。幾倍于日本之于臺灣。而杜國布鴉人之武器。亦遠勝于臺灣。英國雖大。布鴉齊一之心。勇敢之氣。又何能一旦掃之。此又不得專罪陸軍者也。

然則何故。曰。開戰端者。必豫先詳敵國之地理。察敵國之情勢。使之臨戰時。於敵國之地理與情勢。皆如在心目中。方能施之裕如。立于不敗。今英之當局者。毫不詳南阿之地理。察南阿之情勢。所當注意者皆盲然焉。而沙士勃雷氏之于外交。雖若甚巧。及其負任大事。則心粗計拙。忘其所以防備禦侮之法。此則其陷意外之困。罹不測之敗一大原因已。

太平洋海底電線

通太平洋以連絡東西兩洋之電線。工事非小。現已有所計畫。約區分四端。一英國線。二美國線。三萬國之通線。今略舉其大概以供衆覽。

英國線者自英領加拿大之班古巴。通于牛睢倫多之海底電線。約有七千九百八十六

海里之長。其聯絡之線及支線即列于左。

自班古巴至灣銀庫島　三千五百六十一海里

自灣銀庫島至非雎島　二千零九十三海里

自非雎島至羅夫耶枯島　九百六十一海里

自羅夫耶枯至牛雎倫多　五百三十七海里

合計　七千一百五十二海里

又自羅夫耶枯至枯因士倫多支線八百三十四海里

總計延長線并支線　七千九百八十六海里

此線者經過商業要重之區。其位置頗關係于各國。英國欲通本國與遠隔殖民之地。使其商業聯絡爲一。特每年支出二萬磅金以加保護。

美國線者自桑港通布哇（即檀香山）并迪日本及非利賓羣島。約有六千六百四十海里之長。

今將其桑港通至非島之線列于左。

自桑港至布哇　二千海里

自布哇至烏耶枯島　一千九百五十二海里

自烏耶枯島至古哇摩　一千二百三十四海里

自古哇摩至非律賓羣島　一千四百五十四海里

總計　六千六百四十海里

此線者較英國線更有利益。然工費甚巨。海底電線會社長豫算之。須一千萬磅方能敷設云。

萬國通線者。其一連絡北亞美利加之太平洋海岸與亞細亞。其二自由根河通亞細亞以聯絡西伯利亞者。今舉其線之延長如左。

自敷拿爹里岬至唯利哥島　一千二百五千四海里

自唯利哥島至鴉兹島　一千二百六十二海里

自鴉兹島至日俄境界　六百四十三海里

自日俄境界聯絡西伯利亞　五百二十八海里

自日俄境界聯絡日本陸上　六百九十三海里

自日本線通非律賓　六百海里

總計　五千零四十海里

此線者貫通太平洋之大波濤。復沿北部太平洋海岸。以使各島嶼皆相聯絡。較之前二端尤爲利益多矣。若能速于成就。世界進步。烏可遏抑哉。

世界鐵路之增加

自千八百九十三年以來。鐵路日日增加無已。及至千八百九十七年來。延長之里數。實有可驚。今將其所比較者列焉。

	千八百九十七年末里數	千八百九十三年末里數
歐洲	一六四、四六五、六二五	一四九、〇四八、七五〇
南北亞美利加	一三七、七四〇、〇〇〇	一三五、五二六、二五〇
亞細亞	三一、一〇二、五〇〇	二三、八〇九、三七五
亞非利加	九、九六七、五〇〇	七、七三六、八七五
澳大利	一四、三八三、七五〇	一三、二四九、三七五

合計　　四五七、六五九、三七五　四一九、九三三、二二五

各國鐵路比較

鐵路事業進步之顯然者。果屬何國。美國之理科雜誌。英國之世界鐵道一覽。爲最近之斟酌而比較者。以此覩之。可以知其一斑。今請先將其中比較各國線路之長短者列于左。除俄國所築西伯利亞鐵道

美國　一八四、五三三里　德國　二九、九八四里

法國　二五、八六二里　俄國　二五、三五八里

英國　二三、五三四里　英領印度　二二、五四三里

雖然。徒以線路之長短例之。不足見鐵路進步如何。國有大小之別也。故遂將其機關車及貨車客車之數通列于左。

一機關車之數

美國　三六、七四六　英國　一九、六〇二

德國　一六、八四二　法國　一〇、五〇二

俄國	八、七四八	印度	四、二二五八

所列美國雖居第一。而以線路全里數比較之。則猶其少焉者。何以故。鐵路既多于各國數倍。則此者亦必多於各國數倍。方能適宜。而不至相形見絀也。

二客車之數

英國	六二、二五二	德國	三四、五九〇
美國	三三、八九二	法國	二八、七五〇
印度	一四、七四三	俄國	二〇、五六〇

歐洲諸國之客車。四輪或六輪者居多。而美國則通是八輪。故以此而比較。美國當稱世界第一。

三貨車之數

美國	一、二八四、八〇七	英國	六五六、七三五
法國	三六〇、七二二	德國	三三〇、四六〇
俄國	一九五、五五六	印度	八〇、〇五三

美國一貨車噸數。在十噸與二十噸之間。而運貨噸數。則英國多三倍也。今更將各國一年運貨大約之噸數。列之于左。

英國	一、〇六二、九一一、〇〇〇	美國	六九八、三四二、〇〇〇
德國	六四六、四六一、〇〇〇	法國	三八二、二四〇、三一六
印度	一六〇、七二〇、五一二	俄國	九七、一四三、六五五

最後一年間運貨之噸數

美國	九一二、九七三、八五二	英國	四三七、〇四三、二六五
德國	二七五、六二八、〇〇〇	法國	一二〇、四八七、〇〇〇
俄國	九七、一四〇、〇〇〇	印度	三八、九四〇、〇〇〇

檀香山華人被虐慘狀記

旅檀義民來稿

嗚呼。國之不振。我四萬萬之同胞受人淩辱作踐。其種種慘狀。豈意料之所能及。豈筆舌之所能罄哉。余旅居檀香山二十年矣。余恨未能一游臺灣旅順膠州威海大連九龍廣州灣諸故墟。未嘗覩亡國失地之慘狀何如。然見諸報紙所記述。得諸里巷所傳聞。旣已使人怵心酸鼻。欲讀不能卒讀。欲聽不能卒聽。然猶以爲獨被割之地惟然耳。而不意今日乃於檀香山親遇之而親睹之。吾欲記其事。則筆未下而淚已傾。雖然。不忍記之。又不得不記之。姑述其一二以告我同胞之有血性者焉。若其詳細情形。則更數僕而不能終也。

檀香山本加拿加人種之國也。自一千八百九十三年。始爲白種人所奪。立新政府。設民主。一千八百九十八年。始歸美國。爲其一省。當加拿加人有國之時。待華人頗優。我同胞旅海外者。以此地爲第一樂土焉。及政權歸白賊之手。漸設苛禁。不許華人登岸。隸美以後。所有一切美國例。尙未及施行。即先行限制華人之例。特派一員來。專

辦此事。一切苛制。如舊金山故事。我華人之忍氣吞聲。旣已不可言矣。埠中有所謂唐人街者。居全埠之中。地極繁盛。白人垂涎已久。欲奪而取之。苦無其名。乘間伺隙。處心積慮。至今年十二月。而遂有借端焚街之事。

此事之起。以防疫爲名也。初十一月間。有華人土人死者各數名。其病狀頗似黑死病。（即香港前年所患之疫症）然是否尚未確定也。西人醫生。有欲生事徼功者。遽指爲實。遂議關埠。將唐人埠忽然封閉。將華人生意盡行禁錮。埠外人不許入。埠內人不許出。應寄發埠仔之貨物。不許寄出。從外埠來之貨物。不許搬入。在碼頭設一蔥棧。凡唐人來貨。皆寄放棧中。而白賊收其棧租。其中鹹魚生果海味之類。悉爲廢品無論矣。而來往不通。貿易不行。折閱之慘。豈待言然後知哉。其後閱十餘日。仍有病症。夫此症之果同於香港舊症與否。固已未定。即彼西醫名家者。亦尚在爭論。以爲非疫病者殆過半。非疫病姑無論矣。即使果有疫。然不能凡有病者皆指爲疫也。一埠之中。萬數千人。豈能絕無頭暈身熱跌打損傷之事。乃彼白賊。不問是非。不論輕重。一見有病。便曰此乃疫也。從而剝其衣服。使入冷水池。浸洗者半點鐘。使入硫磺房。薰蒸者又半

點鐘。從而移之於疫病所。使與疫者爲鄰。即使無病。亦可以立死矣。既死則從而燒其屍首。揚其灰於太平洋。計一月以來。死者十餘人。其他之爲疫死與否。吾不敢知。然以衆人所聞見。有某甲。乃患梅毒傷寒而死者。彼則指爲疫矣。有某乙。因提鐵傷手腫爛者。彼則指爲疫矣。有某老婦。年已六十。病已數禮拜而死者。彼則指爲疫矣。有一小孩。年僅三歲。偶感寒熱。彼則指爲疫矣（此小孩搬往疫病院。經十餘日。至今覺已全愈。疫症固如此乎。）然則其他所謂疫症者。可以類推也。彼白賊無論是疫非疫。一遇有病。即指爲此症。於是一月之中。以疫症報告者十餘人。白賊乃張聲作勢曰。是皆由華人不潔。故生此症。不急急設法摧陷廓淸之。則全島無乾淨土矣。於是燒埠之議遂起。

初時定議。凡病死者則燒其所居之屋。燒者僅一家耳。越數日復定議。一家有病。則並其左右兩鄰而燒之矣。初時病死然後燒。後乃不必待死。但有起病者即燒其家矣。更越數日。復定議。一家有病。則將其全街而燒之矣。凡被燒者。初時先限期若干點鐘。使其將貨物器具搬往他家。其後則一切貨物器具。不許搬移。悉以投諸一炬矣。其被燒之家之人。雖無病者。皆押往海濱。居住十日。然後許其行動矣。押往海濱之

時。無論男女。皆須將其所穿衣服。盡行剝去。入冷水池洗浴。入硫磺室薰蒸。而彼白賊政府。另給一粗布衣褲。使換之。其纏足之婦女。雖其鞋襪脚帶。皆須解去。凌辱無所不至矣。雖欲乞憐。求一毫人情。皆不見許。彼白賊曰。吾固以軍令從事也。夫果其軍令如此之公正嚴明。則吾華人固不得獨怨之。乃不數日而有一德國婦人染疫死者。彼白賊則曰。其屋潔淨。不必燒。但薰以硫磺足矣。其同居之人則不必押往海濱。聽其搬入西人客棧居住矣。有一街之中。甲乙丙丁戊五家櫛比而居者。甲丙丁戊爲華人之屋。乙爲白人之屋。甲家有病。則丙丁戊悉燒。而乙獨不燒矣。不燒猶自可也。而彼德國婦人之死。白賊謂因有華人搬貨物於其鄰屋者。疫蟲實自貨物來。於是議所有華人之貨物。盡行全燒矣。彼白賊猶以爲未足。乃倡議曰。使華人有一椽一瓦存於埠中。皆爲傳毒之線而致病之媒也。於是燒全埠之事起。是實西歷一千九百年正月二十日即我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九日之事也。

嗚呼痛哉。吾記至此。淚下髮豎。手抖抖焉幾於不能成書矣。是日午前八點鐘。乘大風。縱大火。紅光衝天。黑烟漫地。白賊點齊軍隊。把守街口。黑奴土鬼之仰賊鼻息者。

皆從而執棒持棍。助其防守。華人老幼男女。欲避火突圍而出者。則以鎗刃向之。以木棍擊之。以兩長繩夾持大路。凡華人不許越繩外一步。無論貴賤老幼男女。皆押往海濱。數千人如一羣彘羊。其富家婦女。金蓮三寸。東扶西倒。千捱萬延。不能移寸步者。則從而鞭策之。其小孩子驚皇無措。狂叫狂哭者。則從而叱喝之。兩邊猙獰之押卒。雁行排列。長鎗短棍。以解遞此數千人。使步行十餘里以往海濱。海濱之屋不能容。則押往一禮拜堂中。吾不能往海濱視其慘狀。惟從禮拜堂之外墻一視之。四千餘人蹣足而立於堂中。無容膝之地。露天張幕於堂階之外圍墟之內。飢者不得足食。寒者不得足衣。婦歎童號。聲徹戶外。而防守之賊兵從而噤之。兒尋母。父尋子。妻尋夫。夫尋妻。兄尋弟。弟尋兄。各不相知。各不相見。其有親人在圈禁之外欲往探問者。白賊之守兵輒呵斥之。不許交一語。嗚呼。吾一不知我數千之華人。究犯了何種彌天大罪。而受遭蹋作踐至於如是其極也。

昔者憂時之君子。每日中國不自強。則我四萬萬同胞將爲奴隸矣。由今日檀香山之事觀之。則豈惟奴隸而已哉。夫人之畜奴隸者。未有無端而火其居槃其孥者。是今日

白賊之待我華人。實奴隸之不如也。然則直罪囚也。然囚人雖犯重罪。未有不許親戚骨肉之探問者。是今日白賊之待我華人。實罪囚之不如也。然則直牛馬也。然畜養牛馬。猶有愛惜之心。欲其蕃息。雖束縛馳驟。亦不爲已甚。是今日白賊之待我華人。實牛馬之不如也。然則直螻蟻也。若螻蟻者。毀盡其巢穴而不以爲罪。殺戮其千萬而不以爲過。以爲天理人情應該如是而已。嗚呼。我四萬萬同胞。其果甘爲螻蟻耶。其果甘爲奴隸罪囚牛馬之不若耶。

火自辰達酉。餘燄未息。而數十年經營繁盛之地。空餘瓦礫一塲。數千人殷闐雜遝之區。化作烟塵滿目。統計我華人之房屋。燒去千有餘家。華人之財產。損者四百餘萬。（即中國銀七八百萬）而彼白賊者。見我男婦奔走跌仆狼狽之狀。則相與鼓掌而笑。見烈燄之衝天蔽日。則憑軒讙呼。以爲平生罕見之大熱鬧。其有箱籠衣服銀兩首飾貴重物件。寄頓於未及燒之他屋者。則防守之賊兵。公然對面爲盜賊。白晝胠篋而取之。華人之實業盡矣。華人之財產罄矣。華人之命脉絕矣。而白賊之心願。亦從此遂矣。

推原此事之來由。實由檀香山近年以來。日旺一日。白人之欲行賤丈夫壟斷術者。紛

紛走集於此地。而唐人埠在全埠中央繁盛之區。白賊視之爲眼中釘。恨不得一口吞之也久矣。而苦無其名。乃借防疫題目以行其狠心毒手之計。夫防疫豈非文明之舉動。然從未聞有盡燒其屋盡逐其人而云防疫者。譬如奪人之槳櫓帆纜。而云我欲救汝船之溺。掠人之爐鍋碗箸。而云我欲救汝腹之飢。是直欺三歲孩童之言耳。今將我華人關閉在海濱小屋及禮拜堂。云十五日內無新病。即行釋放。夫埠已燒盡矣。白人之心已饜足矣。無論有病無病。皆可以釋放矣。而我數千同胞。釋放之後。無家可歸。無衣可衣。無食可食。不知將何以待之。今定例燒去之房屋。欲再建者。必須改建石樓。又定限一年之後。乃許再建。夫埠中生意大小數百家。能建造石樓者有幾人。且遲至一年之後。乃許復興此埠。此一年之中。豈能斂手而坐。是直扼我華人之吭而絕其氣而已。

嗟乎。觀此情形。眞乃使鐵佛動心。石人流淚。見之而不酸鼻切齒者。非人也。聞之而不裂眥豎髮者。非人也。雖然。悲也何所補。怒也何能爲。昔吳王闔閭敗死於越。其子夫差嗣位。誓報大仇。每日使人呼喚於其側曰。夫差。汝忘越人之殺汝父乎。已則對曰不敢忘。如是者歷有年。卒乃破越復仇。霸於天下。但使我同胞兄弟。人人有吳王

夫差之心。則天道好還。無徃不復。將來揚眉吐氣。未必無期。請我同胞試一細思。我輩今日受此慘毒。因何而來。將來欲出這口毒氣。必如何而後可。苟日日憤心。從此想去。人人同志。每飯不忘。富者效財。能者效力。寧爲國家死。不爲偷安生。則女媧之石。尙可補天。精衞之誠。且能塡海。此仇之報。可計日而待也。夫我輩今日所以受此慘毒者何也。爲國之不强也。同是戴天履地圓顱方趾之人民。何故待他國人則如彼。待我國人則如此。彼白賊者以爲此國已是必亡之國。此國之人已是垂死之人。殺盡你不算陰功。打倒你必無還手。亦何憚而不爲哉。使我中國能維新自强。何至有今日之事。嗚呼。亡羊補牢。猶未爲晚。從前之事。既已過矣。將來禍患。爲日方長。願我同胞念之勿忘也。

中國人之大患。莫甚於各顧身家。不顧大局。不知欲保身家。便當保國。國不能保。身家何存。試看我檀山今日之事。千辛萬苦十餘年所積之資產。不到半日。一炬而空。前此積銖絫寸。究成何用。然則知有身家而不知有國者。可不謂大愚哉。嗚呼觀於今日。當思後來。觀於檀山。當思家裏。今者九龍廣州灣既已割棄。我廣肇潮嘉各地。豈能保十年無事乎。及到彼時。出來也是外國。歸去也是外國。茫茫天地。竟無棲身之鄉。其悽慘情形。必有十倍今日者。到彼時始思自救。已無及矣。及今奮力。尙有可爲。願我四萬萬同胞深思而猛省也。

齊武名士經國美談自序

予于明治十五年春夏之交。臥疾兼旬。輾轉床蓐。倦眼史册。獨寐寤聊。嘗取和漢種種小說觀之。諸書無著作之才。其所敷設。指趣卑下。輙不滿于人意。其後于枕上信手拈得一册記齊武勃興之遺蹟。其事奇特。甚可駭愕。曾不粉飾。乃爾悅人。思筆譯之。繼乃索諸家之希臘史。而坊肆甚尠。除學校所得之小册外。僅得兩編。如補里幽打路芝及窩耐邦希臘古史家之遺書。存之當世。其爲英譯者殆絕不能得。凡史家記齊武之事。惟鋪設其大体。而欲求詳叙其當時之顚末者。竟落落如晨星之可數。坐令一代偉事。終歸湮沒。糢糊煙雨。吁可惜者。于是始戲補其脫畧。學小說家之体裁以攄思。然之意原在于記正史。不欲如尋常小說之妄加損益。變更實事。顚倒善惡。但于實事畧加潤色而已。腹艸早成。編簡未就。蓋予久欲筆之于書。値人事匆促。未果厥志。

是歲六月。予遊于京攝之間。以京師者多閑靜地。堪以事于編檢。遂執希臘史數册而往。蓋欲就于此地以譯述之。然予自達大阪。而一三同志之士。造門投刺者。日不

乏人。酬應斯繁。不遑寧處。加以書簡沓至。多有不可不應答之者。故偶得閑遊于京師。然淹留亦不過數日。矧乃山川之勝。不免攀躋。擾擾風塵。未果初願。其後亦馬屠車殆。草草勞人。竟至前此之存此書于腹中者。又失過半。惟就原書尋思苦索。略記其緒。幸不全失。得存大畧。

報知社員佐藤藏太郎氏者。同鄉人也。好小說。長于叙事。予乃以所閒。演說此書之大意。氏每夜畧記其所聞。于是歲十二月中旬止。然當時予以事出遊近縣。未能多從事于此。其年十二月不幸有停止報知新聞之事。又當歲晚。四方之招聘絕少。乃以身心之間。爲屏居謝一切客。耽心著述。其時予右腕有疾。不良于筆。因口述文筆。佐藤氏從傍記之。積而成卷。于是月下旬新聞解停之前二日竣事。然本成于口授筆錄。故同音異義之字不少。予病閒。乃自校閱。再加修改。延至十六年一月中旬。始得就理。嘗自竊笑此篇無用之冊子。何足以費大力。乃付梓役。以加棗梨。嗚呼。一部戲語。而憊于數月之心思。而成此等閑之文字。知不免爲通人達士所嘲笑也。

抑此書之得速成。皆記者之力。則佐藤君之功甚大也。予深感之。又次于佐藤氏之盡

力是書者。則畫工龜井至一氏。其于卷中之畫圖。自人物之服飾。居室之規模。以及戎器什物。悉倣希臘古代之制。然模仿二千年前之事。劇難于得古圖。其困難亦自不小。惟若欲氏之一一準于古圖。不許少違于古圖中之服裝器物。故氏圖中一器之小。一物之微。不敢稍有差異。必自古圖中得來。予知其筆下生多少之梗塞。若氏得專其意匠。縱其筆力之自由。其工妙豈特如斯而已哉。

世人動曰。稗官小說。亦有補于世道。余以爲其過言也。若其說眞理正道者。世間自有其書。何用爲此稗史小說爲哉。唯身既未躬逢其世。而欲別開一天地。使開卷之人。如眞遊于苦樂之夢境。是則稗官小說之本色也。故于稗史小說之世。不過如音樂畫圖諸美術。與一切尋常把玩之具而已。讀是書者。視爲一切把玩之具可也。然則是書之本体。豈非記正史事蹟哉。

明治十六年二月　龍溪學人矢野文雄識於報知社樓上

經國美談前編

前出使清國大臣日本矢野文雄著

第一回　老儒者高談史事　小兒童大觸熱腸

却說。昔日希臘國齊武都有個學堂。那學堂的敎習。鬚眉皓白。年約六十餘歲。學生七八人。都不過十餘齡。一日夕陽西傾。學課已完。那些學生一齊向先生道。今日功課既完。閒暇無事。請先生講一二故事聽聽。時學堂塑有幾個偶像。先生因指着內中一個道。這人名係格德。乃我鄰阿善國的賢君。他那些事跡。膾炙人口。眞可羨慕。今講其大槪與你們聽聽。這些學生齊聲道好好。那先生講道。

自今八百年前。我鄰阿善國。因有小故。和那個斯波多國開戰。斯波多軍威强大。連戰皆捷。直逼這阿善的都城。那時阿善之危亡。近在旦夕。爲阿善國王的。即是這格德。格德性質善良。臨此危亡時候。想起國民如何方能不被他人滅亡。保守獨立。越想越憒。心胆俱碎。那時有個神廟。最有靈驗。百姓無不尊敬。這廟在山林深處。幽邃無比。諸國有大事時。常向這廟神問吉凶的。原來這斯波多舉兵時。亦曾向這廟神問來。神降下一占。乃云不殺阿善王。可

獲大勝的意思。這回格德聞知此事。心內自巳思量道。我爲君王。不過是替民謀安樂而巳。若這事果眞。擲我一人之命。即可令敵人違了神占。不得獲勝。豈非捨我一人得救許多國民麽。以我一身比較阿善全國得獨立之利。不啻九牛一毛。甚麽要緊。今堅意與敵决一死戰。豈不好麽。又想我若是和他們開戰。倒有許多軍士衛護。不容易死。不如我一人入敵爲妙。躊躇片時。即於這夜密穿賤人衣服。單身臨敵營。那斯波多兵士。不知是誰。只道是阿善的甚麽偵察奸細。紛紛殺來。可憐千古未有的賢君。爲這些兵士殺死。明早敵營察知有異。撿視他的身体。殊不是賤軀。有人認得是阿善王的。于是舉軍大驚。都以爲殺敵的國王。上違了神讖。恐不能取勝。又以爲他的國王。尚這般拚死。他的軍兵。更不待言。故軍氣大挫。軍心先亂。這邊的將士。見國王尚且這樣。無不激厲。士心益振。勇氣百倍。那斯波多料不能取勝。收軍而還。因此阿善得免滅亡。反漸漸國富兵强。不數年。仍爲列國的盟主。如此豈不是出這格德王的恩惠麽。我們國人。見他捨身救國。慕他的美德。也爲他立個像。放在這處。眞個可羨可佩。

這先生說罷。又指着一個新的偶像道。這叫士武艮也是阿善國的名士。你們想都知道。這

阿善數百年前。是好好一個共和政治的民政國。後來慢慢衰弱。及至距今三十年前。執國柄的都是不正的人。三十餘奸黨聯爲一氣。廢古來的民政。倣與國斯波多的弊法。照他的樣子。改作寡人政體。把那些企望古來民政的人一一處以嚴刑。那些富有財產的人。無端又被籍沒入官去了。暴惡無道。至于此極。眞正是阿善人不幸忽遇此黑暗的時代。那三十奸黨。專政柄不過八月。所冤殺的人。過于前回披旁列沙大戰。可想其殘酷了。那時候阿善有志的人。都逃脫本國。避難他鄉。來到我們齊武的也狠多。那三十奸黨。威勢更加大熾。那時有個偉人。就是這士武艮。慷慨有大節。以救濟人民爲己任。常想救國人于塗炭。恢復舊來的民政。遭此變故。落魄他國。也到我邦。那三十奸黨。仗斯波多的威勢。脅逼我邦要我邦交出士武艮等。那時我邦人憫他們的志氣。仗義不許。那士武艮等日夜籌畫恢復的計策。熱心難遏。即捨性命與同志七十餘人。揭竿舉事。襲阿善邊境。出其不意。破比利夭的小砦。傳檄四方。那些有志者漸漸聚集。即得七百餘人。那三十奸黨聞着這事。大驚。倉皇率軍禦擊。這義兵不過數百人。何能抵禦。士武艮乃鼓厲各人。感動義憤。無不一以當百。大敗奸黨。更傳檄遠方。志士來助。日益增加。直進兵至阿善的都城。三十奸黨發兵在路上要擊。

又大敗之。乘勝直取。比留都城。恰好離城不遠。那城內人民。一齊舉事。迎士武良等入城。共剪除奸黨。再復舊政。仍變爲共和民主國。你們看他的功業如許偉大。手段如許高強麼。我國人慕他敬他愛他佩服他。也新爲立像于此。大凡人生在世。總要立些功業。施些惠澤于後世。你們看這兩個人本國的人尸祝他。外國的人羨慕他。百世以後。猶凜然有生氣。較之那些草木同腐的妾婦賤丈夫。如何。你們試想想。還是為英雄好。還是爲妾婦賤丈夫好麼。

這先生說畢。見日已西沉。天色近暮。即便放學歸去。不題。

且說這些童子。聽聽先生所講許多英雄豪傑的事跡。不覺心花怒發。觸起熱腸。無不振奮。內中也有笑的。也有憤怒的。也有默然無言的。原來這笑的。想起名士成功。奸逆剪滅。國成民主。不禁大快而笑。這憤怒的。想起那時奸黨橫行。殘酷無理。恨不一口吞了他們。故不覺憤怒。這默然的。想起那時我處其境。將如何布置。故默然沉吟。這些童子各自出神。不表。

單說內中有一個年紀最幼的。因此感觸。不覺凜然道。諸兄。這兩個人中。我所最佩服的。尤莫過這士武良。若我成人後。遇三十奸黨這般的事。一定捨身救人民。如這士武良。諸兄。以爲何如。諸童齊聲應道。不錯。我們大家都應學士武良。這們方好。內中那始終默然的徐

知新報更定章程

論說第一 按切時勢指陳國政之利弊激揚人心之忠義歸於忠君愛國此作者之宗旨而文字則務取明白不求深雅

中外交涉新聞第二 近日各國於中國索口岸索租界索鐵路索礦山索賠欵月月有聞日日有報幾於罄南山之竹不能盡書且京師既起各省又聞各省始結京師又起故每有內地已不勝震動而外洋尚多茫然其故鄉已劃歸他人而已在海外尚未知者此實君國身家存亡之關緊故本館特為詳記以弁於新聞之首蓋重之也

京師新聞第三 先擇錄 上諭之緊要者次奏摺公文等件次 皇上及西后近事次各官近事各官分帝黨賊黨二門此我海外義士所尤切望者故獨詳之

各省新聞第四 各省之貿易工藝鐵路礦產釐稅皆於商民極有關緊此則分列備載次及各省紳民近事並各官吏舉動

廣東福建新聞第五 我華人之旅於外洋者閩粵為多閩粵中又以廣東為最人人皆當有不忘故鄉之想故另列一門專詳二省之事而新黨之事即附載焉閩者雖去鄉萬里無異身處其間矣

外洋各埠新聞第六 外洋華人五百餘萬而分居各埠埠埠不相通人人不相識故每一處之物產風俗規矩律例貿易工作何處便益何處瘠苦何處華人多何處華人少何處可往何處不可往種種隔膜彼此不知皆由無報之故今採訪各埠事情商務詳細登載俾聲氣相通大衆可以聯合自衛消息靈捷工商得以逐漸振興其有惠寄本館信札文件者本館亦必擇要登錄無異商家之告白會所之知單焉利莫大於此矣

各國新聞第七 各國之練兵籌餉通商惠工聯盟爭覇雖為其本國事要皆有關於中國如近日俄國倡弭兵會而實識和平以分中國美國新得小呂宋將來必干預東亞之事

英國在非洲開仗而各國分中國之策稍緩凡此類不可以他人事於我無與而忽之故本館詳爲繙譯加以評論俾我同種知所警懼而發憤焉

詩詞雜咏第八　詩詞一道可以寫性情發志氣凡近日名士志士憂時寫志之作及外埠諸君有佳稿惠寄者本館皆選擇登報以備觀感

以上體例務求美善故大更從前面目改每月三期爲每月兩期以此報專爲海外各埠開見聞通消息而海外各埠多有一月一水者報期雖多亦須彙寄又欲詳訪各省各埠新聞不得不稍需時日而門類篇數增多實比前時增廣但省釘本及寄費耳將來銷路推廣擬再增圖畫小說兩門

圖畫小說第九　圖畫採地球各名勝之圖及古今名人之像影相列報小說則將中國近來時事用淺白文理演爲小說按期附出俾增廣見聞而激發志氣其詳細章程至時當另行佈告

本館售報價目　每月逢朔望出報正月朔停派一期週年共二十三冊內地全份收銀三圓五角遠者郵費照加日本高麗安南暹羅各埠全份收銀五圓星架坡呂宋及南洋各島全份收銀六圓歐洲美洲澳洲各埠全份收金山銀六圓郵費在內代理處概提二成作酬費不另補酒資報價閏月照加

海內外諸君如有願爲本館代理及定購閱看者請早日預先函知掛號定取若干份并畧付定貲本館自當按期照數寄上無誤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　澳門（南環大非頭第四號門牌）　知新報館謹啓

一本報專合海外之人心通海外之商氣以辦保皇會事所有各埠會事及各忠義之人緊要書札擇要附刻單張

一海外各處保皇會公所本報皆送報一份以通消息廣見聞不取報資望各處已開會者將地名街名寄信告知以便預印　本館再啓